



 社会工作
流派译库
(第二期)

社会工作与 社会理论

[爱尔兰] Paul Michael Garrett 著
黄锐译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Social Work and
Social Theory:
Making
Connections



社会工作与社会理论

Social Work and Social Theory: Making Connections

[爱尔兰] Paul Michael Garrett 著
黄 锐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工作与社会理论/[爱尔兰] Paul Michael Garrett 著;黄锐译.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 12
(社会工作流派译库. 第二期)
ISBN 978-7-5628-4421-1

I. ①社… II. ①Paul… ②黄… III. ①社会工作-研究 ②社会学-研究
IV. ①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8150 号

Copyright © 2013 by Policy Press.

中文简体字版权由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独家拥有。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9-2015-377号”

社会工作流派译库(第二期)

社会工作与社会理论

Social Work and Social Theory: Making Connections

著 者:[爱尔兰] Paul Michael Garrett

译 者:黄 锐

项目负责:刘 军

责任编辑:刘 婧

责任校对:金慧娟

整体设计:袁银昌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梅陇路 130 号 200237

电 话:(021)64250306(营销部) (021)64253797(编辑室)

网 址:press.ecust.edu.cn

印 刷: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18.75

字 数:337 千字

版 次: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12 月第 1 次

书 号:ISBN 978-7-5628-4421-1

定 价:75.00 元

联系我们:电子邮箱 press@ecust.edu.cn

官方微博 e.weibo.com/ecustpress

天猫旗舰店 <http://hdlgdxcs.tmall.com>



译库学术顾问委员会

译库顾问

- 钱旭红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院士
王金华 民政部社会工作司司长
郑杭生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
曹锦清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译库学术委员会名单(以姓氏笔画为序)

- Ira Cobly** 美国休斯敦大学(University of Houston)社会工作学院院长、教授
Jack Richman 美国北卡大学(UNC at Chapel Hill)社会工作学院院长、教授
John Carpenter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社会工作教授
Lena Dominelli 英国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社会工作教授
Patrick O'Leary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社会工作学院院长、教授
王思斌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阮曾媛琪 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联盟(IASSW)前主席、香港理工大学副校长、教授
何雪松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社会工作系教授
宋林飞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
陈丽云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学系主任、教授
范斌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主任、教授
徐永祥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会长、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编辑委员会

- 主 编 徐永祥
执行主编 何雪松
委 员 范斌 张昱 朱眉华 费梅苹 曾守锤 赵环 王瑞鸿

1

这是我们与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合作的第二套译著丛书。本世纪初，我们所推出的 18 种一套上海市重点图书“社会工作名著译丛”获得了学术界的热烈反响和高度认同。本套译库与以往不同的是，更加聚焦于介绍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流派，但又不局限于理论流派的译介。西方的社会工作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诸多视角、理论、模式与方法。知识转移与全球共享是当代社会工作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熟知并批判性地借鉴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对于建构兼具国际规范与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理论、制度、实务模式，无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唯其如此，中国社会工作学界方有可能参与全球专业知识库的建构，以推动国际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社会工作的制度设计与发展经验具有本土的特点，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的理论框架去加以解释。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同时，应警惕本国专业共同体因理论的“不自觉”“不自信”而在全球知识界处于失语状态。因此，必须立足和扎根于我国社会体制改革、新社会组织、新社会服务和现代社会工作制度建构的实践，积极进行中国社会工作的理论建构与知识创新。唯其如此，中国的社会工作学界才有能力提升在全球的话语权，从而为全球社会工作贡献中国的力量。

衷心希望本套译库能为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新的知识支持，以进一步推动国内的社会工作理论研究 with 知识建构。须知，没有系统强劲的社会工作理论的科学支撑，就不可能有系统强劲的社会工作发展实践。

本套译库的出版得到了国家出版基金的大力资助，为此我的感谢与感激之情难以言表！这里，我要向所有参与翻译本套译库的同仁表示感谢，因为他们的奉献体现了社工学人的专业精神！感谢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因为他们始终对我们充分信任及对社会工作学科建设鼎力支持！我还要特别感谢何雪松教授，因为他持之以恒的追求、坚持和奉献，我们才有了本套译库的中文版！

是为序。

华东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

徐永祥

致 谢

1

本书中的主要观点已经在欧洲各种场合的学术会议中提出和讨论过。因此，十分感激 Siniša Zrinščak 和 Marina Ajdukovic 邀请笔者在 2011 年 1 月到萨格勒布大学发表学术论文《儿童和家庭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务》。2011 年 12 月，Griet Roets, Rudi Roose 和 Lieve Bradt 真诚地邀请笔者出席在根特大学举行的“没有理论，你将无法进入社会工作之门：重思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之关系”研讨会。最后，一些特定的议题来自笔者 2012 年 3 月在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举办的研讨会上提交的《社会工作“转型”的说明》论文，后来又经过与博士生的讨论才最终确立。Fabian Kessl 的贡献在于负责联系前往德国访问交流的事宜，促进学术讨论。感谢所有同仁的关心和盛情款待。

笔者还要感谢匿名审稿人，他们不辞辛劳地提出修改意见。这些意见有些是关于本书的写作提纲，还有一些是在审阅论文时提出的。Stephen Webb 和 Stan Houston 长期致力于将社会理论应用于社会工作诸领域，因此本书在某种意义上是希望和他们的研究进行对话。

感谢 Declan Coogan 和戈尔韦爱尔兰国立大学政治科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同事给笔者提供便利，让笔者可以在 2010 和 2011 年休假。而笔者也正是利用这段时间，按时完成了这一学术研究。John Cunningham 的意见也有助于本书的写作。在“转型中的儿童服务”与“福利话语”课程中，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和笔者的研究生也为本书贡献良多，他们的热情促使笔者在新自由化的背景下将社会工作

和社会理论连接起来。

这是笔者在政策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本书，感谢 Karen Bowler 和她的同事们像以前一样高效，并且总是那么乐于助人。对于本书的内容，尤其是存在的问题，由笔者完全负责。此外，感谢 Valeria Ballarotti，如果没有她的敏锐细致，也许问题会更多。

2012 年复活节

于戈尔韦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部分 讨论现代性	21
第二章 “如何成为现代”：现代性理论的产生？	23
第三章 “固态”现代性和“液态”现代性	51
第四章 现代性与资本主义	69
第五章 现代性和未完成的新自由主义计划	91
第二部分 理论家	113
第六章 与葛兰西对话	115
第七章 与布尔迪厄对话	139
第八章 与哈贝马斯对话	175
第九章 与霍耐特和弗雷泽对话	195
第十章 新方向？博尔坦斯基、希亚佩罗、内格里和巴迪欧	213
第十一章 结论	243
参考文献	249
中英文术语对照	275
译后记	287

第
一
章

绪 论

引言

2004年，戈尔韦爱尔兰国立大学在爱尔兰西部实施了第一个社会工作培育计划。在那些满怀热情的学生中，有一名第一组的成员坚持理论在社会工作实务中的重要地位。在参与一系列社会工作的相关服务活动并优先成为一名研究生之后，她充满信心地宣称：“没有理论将无法进入社会工作之门。”安吉拉(Angela)简洁的宣言旨在促进社会理论和社会工作相互吸纳，在社会工作专业内外引起共鸣。在某种程度上，她的观点是有说服力的，并且与我们的直观感受以及社会工作的“常识”(或个人经验)也是相通的。^①然而，当社会工作者在家访时询问令人不安的问题或告知令人担忧的消息时，理论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帮助。虽然在课堂上理论可能引发激烈的讨论，但在现实的社会工作实务中理论如果不是一种麻烦，起码也是多余的。

我教授安吉拉的某些课程内容和她的立场似乎是冲突的。我的学生怀疑布尔迪厄(Bourdieu)那些细密而复杂的讨论的有用性，这是可以理解的。布尔迪厄从未绘制应用于社会工作实务的理论地图；他从未在周五的深夜完整地访问一个儿童遭受虐待的“未知”家庭；他从未经历过爬出汽车在昏暗的房子里寻找一个标准数据时的恐惧、口干和恶心(Ferguson, 2010a)。尽管如此，本书将以案例检讨社会理论的意义，包括布尔迪厄的贡献。本书认为，理论可以帮助社会工作者理解那些“不确定的实践领域”“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情况”以及所依附的政治和权利的问题(Schon, 1992, pp 51, 53)。

本书并非诋毁安吉拉的观点，而是可以解读为对以上观点的回应。更具体地说，本书希望达到以下目的：

- 将社会理论置于社会工作教育的核心，强调“社会学的想象力”(Wright Mills, 2000)是创意性(creative)社会工作实务的中心议题。
- 在近年来社会工作学术文献基础上创建一个主流理论框架(被吉登斯、贝克所提倡，与鲍曼很接近)。

^① 葛兰西对“常识”的具体理解，详见第六章。

- 鼓励读者批评，并且超脱于既有的社会工作课程。
- 为社会工作教育提供支持，促进对社会工作实务中有争议主题和“全局性”议题的反思和讨论。
- 是一种挑战、参与，为社会工作者探寻一种新的、激进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样式。
- 在批判性社会理论和社会工作之间建立桥梁，引起社会学以及社会政策相关学科学者和学生的关注。

一份适合“退休银行家”和“前保险经纪人”的工作？

● Bob Mullaly(1997, p 99)认为：

一提到理论，社会工作者要么直接忽视，要么嗤之以鼻。理论是深奥的、抽象的，也只有在大学教育中才会被提及。而实践则被认为是常识，是具体的，是发生在现实世界之中的。其实，社会工作被许多人视为一个以实务为中心的专业。理论与社会工作没有直接关系，甚至还使得社会工作实务的本质变得模糊不清。理论远远没有社会工作者的应急反应和个人品质重要。

据称，这是因为“做社会工作比思考什么是社会工作更为重要”（Gray 和 Webb, 2009, p 6）。事实上，一些社会工作者甚至还倾向于认为“无视理论是一项专业美德”（Mullaly, 1997, pp 99 - 100）。虽然社会工作这一概念长期以来被理论家所主导，但在官方的声明中也一再强调社会工作的“实践”属性。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政府，他们甚至认为，社会工作是一份适合“退休银行家”和“前保险经纪人”作为志愿者的职业（*The Guardian*, 2010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0, p 2）。^①在 2010

^① 必须承认，英国是一个分化的社会和政治实体，包括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

年的大选中，虽然保守党(2007)试图获得这一职业的青睐，但部长宣言背后的假设是，社会工作——被视为一种组织松散的“常识”——可以是一份便宜的、善意的(显然经济舒适)的非专业性工作。在“(财政)紧缩”期间，当政府有意削减公共服务时，这一含蓄议程之用意尤其阴险(Elliott, 2010)。此外，提到退休不仅富有意味地暗指一种露骨的阶级偏见，而且强调生活经验是对社会工作者具有最为重要影响的因素。在此，体验意味着“某种特定经验，无中介的理论，反思、推断、争论等。体验是优于其他类型的，因为它植根于现实，经验是‘真正的’——理论则是‘空想’”(Hall等, 1978, p 152)。

在这一示例中，理论和理论建构并没有相关性。尽管如此，“所有实践是理论的基础”(Mullaly, 1997, p 99)，理论往往是隐式的或不言而喻的。Gray和Webb(2009, p 5)断言：

.....

(每一次)社会工作实务总是或多或少地呈现出理论渗透(theory-laden)的理念。事实上，即使是那些试图通过宣称社会工作仅仅是一个“好的常识”而驳斥理论价值的人，也是从哲学理论中建构常识的。

.....

“理论欠缺(theoryless)的社会工作”实务之“谬误”

● 所有的社会工作实践是基于理论而开展的，而理论欠缺(theoryless)的社会工作实务则是一个“谬误”(Thompson, 2010, p 5)：

.....

即使理论并不能直接指导实践者，但依旧具有重要的价值。实践者将从一系列因素中建立假设(比如，人类行为的属性和动机，社会的运作机制，社会问题的本质和原因，如何有效地沟通，如何识别情绪反应等)，进而在假设的基础上发展概念。因此，概念框架在理论上是不可避免的(Thompson, 2010, p 7)。

.....

在 Thompson 看来,理论和实践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社会工作实务并不是在理论与实践之间选择,而是两者的融合——实践是被知识和理论形塑而成的”(Thompson, 2010, p xvi)。

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工作依靠的是“实践智慧”,而“多年公认的智慧来自当年聚焦于个人主义的社会工作实务,而很少或根本没有考虑到人们生活中的区隔”(Thompson, 2010, p 5)。而且,正如舍恩(Schon)(1992, p 61)所观察到的,“直观信息系统(systems of intuitive knowing)是长期保守的,是积极抵制变化的”。事实上,可以进一步阐述为,“实践智慧”或毋庸置疑的“常识”在社会工作的特定领域或特定机构占据主导地位,实际上促成了“护理腐败”、滥用实践的安装和验收(Wardhaugh 和 Wilding, 1993)。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而言,英国的社会工作在社会如何构成、应当如何构成以及个人和社会变迁的性质等方面形成四种相互矛盾的理论视角。这些理论视角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呈现不同的路径。虽然产生于英国,但也可以应用于其他国家和文化背景,不过应用的优势及潜在困境可能会有所不同:例如,在爱尔兰共和国,即使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视角”(socialist-collectivist perspective),在历史上,难以确定任何一个主流的理论视角。然而,英国则与之不同,即使受到“管理主义—技术主义视角”(managerialist-technocratic perspective)的影响,也一直试图保持“治疗视角”(therapeutic perspective)。

• • • 治疗视角

治疗视角是“一种精神分析取向的社会工作……其科学的外衣和内容对于社会工作的专业认可至关重要”(Jones, C., 2011, p 33)。一部分社会工作者试图重新将治疗视角置于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的中心,甚至有人重申“以情商(emotionally intelligent)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工作和心理动力学的社会工作实务”(Ferguson, 2010b, p 136)。在弗格森(Ferguson)(2010b, p 130)看来,精神治疗工作似乎可以根据这一理论视角展开,而心理咨询则被视为与服务对象建立关系的重要方式。这一理论视角也极为强调“权威人士”(Ferguson, 2011, p 97)、感觉和触觉等,否定以集体

方式解决社会问题。而这是与 1950 年代末 1960 年代初的怀旧情绪密切相关的，并且当时的资本主义似乎正在朝着更为良性的方向发展，“问题家庭”极易被识别、管理和控制(Spinley, 1953)。

在 1970 年代末期的一段时间，强调自我实现、专注于使人们获得情感的力量，以及生活方式等的精神分析视角是一个替代选择。后来，这一趋势被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 1980)发展为个体在社会经济环境的重负下如何克服痛苦和获得自由的体验。其实，这一方法是故意漠视“服务对象”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的。

在 1990 年代，英国出现“新工党的治疗转向”(Langan, 2011, pp 154-157; Giddens, 1998)，而“积极心理学”也随之迅速扩散。玛丽·拉兹(Mary Langan, 2011, p 163)指出，在“当代社会(和教育)政策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新潮治疗型企业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被美国大企业家辅导、教学和领导的那些骗人把戏殖民的过程”(Furedi, 2004)。

• • • 社会主义—集体主体视角

根据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视角，个人与社会在资本主义的约束下是不可能实现整合的。直到 1970 年代中期，这一视角“反对心理动力学的模型或框架主导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强调以集体主义的方式解决个人问题(Bailey, 2011, p x)。在 1970—1977 年间的英国，由贝利(Bailey)和布雷克(Brake)(1975)主编、被认为是“社会工作者的革命杂志”的《疾病案例》(Case Con)杂志将这一视角称为“激进社会工作”(Weinstein, 2011, p 11; Corrigan, 1982; Joyce 等, 1988)。然而，这只得到业内少数人的认可，右翼批评者则嘲笑为“外行的投机(extramural speculation)”，甚至是“利率革命(revolution on the rates)”(Brewer 和 Lait, 1980, pp 106-110)。不过，激进社会工作在沃威克、布拉德福德和伦敦北部得到广泛的发展，并开始对社会工作课程不断产生影响。近来，Jones(1983, 2001)和 Lavalette (2011a)试图重申激进社会工作。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视角成为社会工作行动网络(SWAN)的政治立场，并且自 2004 年以来在社会工作实务中逐步传播开来。

• • • 个人主义—改良主义视角

个人主义—改良主义视角并不寻求社会的重大变革，而是要求逐步改善条件。在历史上，这一视角与费边主义有关；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则得益于美国一系列的“反压迫实践”。

也许，社会工作者应当长期致力于“儿童保护”技巧的养成，并且逐渐嵌入“个人主义—改良主义”框架中(Ferguson, 2011)。一如我们之前所观察到的，这一视角受到治疗取向的影响，旨在建构一种新的“关系型”社会工作，较多应用于“贫穷而令人不堪入目”的“边缘化家庭”(Ferguson, 2011, p 97)。

• • • 管理主义—技术至上主义的视角

根据管理主义—技术至上主义的视角(managerialist-technocratic perspective)，社会工作像是一笔“生意”，其核心在于为不同的“顾客”提供一系列“优质”的服务。它与“收费”服务直接相关，强调要模糊专业社会工作者和接受较少训练的辅助人士的区分。在《社会工作的生意》一书中，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 2003)对这一视角给予批评。这一取向过于强调技术的应用，并且希望以此确立“社会工作实务”的干预形式。

以上四种视角内部并不统一与和谐，而是在社会工作实务中不断竞争，以求取代其他视角。尽管相互之间可能有部分重叠，但总的来说还是异大于同。此外，这些理论视角可以形成一系列社会工作干预的理论模型。例如，可以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视角建构出社区发展与小组工作的干预形式。然而，没有一个理论视角“完全符合”一种特定的干预形式：

.....

显然，社区为本的策略和小组工作是以“集体”的社会问题为视角的，将结构和压迫置于问题的中心。但是，也可以为高质量的助人性个案